

無窮會圖書館藏本《大般若經音義》與異體字研究

梁曉虹

南山大學

提要

唐僧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很早就東傳至日本，且廣傳不衰，延綿至今。另外日本所存《大般若經音義》也極為豐富，共有 22 種，其中 18 種為日僧所撰。這些資料對《大般若經》經本文、漢語史、日語史等研究領域皆具較高價值，深受學界注目。

無窮會圖書館藏本《大般若經音義》(卷上)為日本鎌倉(1185-1333)中期寫本。此本最大特色即標出異體字，被認為具有“異體字字書”性質。本文即從異體字的角度展開研究，從一個側面探討漢字在日本中世的傳播與發展。

關鍵詞

大般若經，大般若經音義，無窮會本，異體字

1. 關於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

1.1. 關於日僧所撰《大般若經音義》

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六百卷)為大乘佛教之基礎理論，亦為諸部般若經之集大成者。此經譯出後，很快東傳至日本，史籍有文武天皇大寶三年(703)“詔四大寺讀《大般若經》，度一百人”之記載，自此起，《大般若經》就在日本廣傳不衰，延綿至今。

隨著《大般若經》的傳播，從奈良時代開始，日本僧侶為誦讀研究此經而編撰的各種訓釋資料亦應運出現，其中為《大般若經》中難字、難詞所撰的“音義

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2016，105-118

©2016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Grammar, and Philology, 2016, 105-118

©2016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書”當為這些資料中的重要部分。加之中國僧人慧琳、可洪等人的《大般若經音義》也傳到日本，故而在日本有關《大般若經》音義諸本頗為豐富。根據築島裕（1960）研究，日本所傳諸本《大般若經》音義，共有以下 22 種：

1. 玄應 大般若經音義 三卷
2. 信行 大般若經音義 三卷
3. 信行 大般若經要集抄 三卷
4. 行滿 大般若經音義
5. 慧琳 大般若經音義（《一切經音義》）¹
6. 法憲 大般若經音義
7. 真興 大般若經音訓 四卷
8. 藤原公任 大般若經字抄 一帖
9. 藥師寺藏 大般若經音義 六十七軸
10. 堀田次郎氏舊藏 大般若經音義 三帖
11. 無窮會藏 大般若經音義 一帖
12. 西大寺藏 大般若經音義 一帖
13. 願成寺舊藏 大般若經音義 一帖
14. 康曆本 大般若經音義 一帖
15. 大東急記念文庫藏 大般若經音義 一帖
16. 福田襄之介氏藏（岡井本） 大般若經音義 一帖及一葉
17. 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經字引 一帖
18. 故岡井慎吾博士藏（永祿本） 大般若經音義 一帖
19. 真福寺藏 大般若經音義 二帖
20. 佛乘院藏 大般若經音義 二帖
21. 寶壽院藏 大般若經音義 一帖
22. 鵝珠鈔卷末所藏 大般若經音義

水谷真成《佛典音義書目》第四〈般若部〉中以上 1、7、8、9、18、19、21 等也記錄在中（水谷真成 1994: 24-25）。

¹ 筆者按：慧琳《大般若經音義》八卷，置於其所撰《一切經音義》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 1、4、5、6 四種為中國僧人著作，其他皆應為日本僧人所撰。實際上，玄應所撰《大般若經音義》也只見記載，而行滿與法憲之《音義》更難尋蹤跡。故以上中國僧人所撰《大般若經音義》，實際僅存慧琳本，其他 18 種皆為日僧著作，而且多數傳存至今。由此可見，日本學僧為助僧俗閱讀研究《大般若經》，曾極為熱情地為此經編撰過多種音義。這些資料對研究《大般若經》經本文、漢語史、日語史以及中日古籍整理研究皆具有較高價值，深受學界注目。

1.2. 關於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

以上 11. 無窮會圖書館藏本《大般若經音義》（卷上）²雖然確切的書寫年代難詳，然根據用紙、書風以及表記樣式來看，蓋為日本鎌倉（1185-1333）初期寫本。而此音義還被發現另有其他三種寫本：（1）以上 10. 堀田次郎氏舊藏本。此本被認為寫於弘安九年（1286），現藏天理圖書館。³（2）以上 16. 福田襄之介氏藏本。（人吉願成寺舊藏，後由岡井慎吾博士收藏）。⁴岡井慎吾（1935: 188）認為是鎌倉末期寫本，而川瀨一馬（1986: 452）則認為書寫時間應稍後於此。（3）以上 15. 大東急記念文庫藏本。此本被認為寫於室町時期。這些寫本從內容與體裁看，應屬同類，可認為本是同一書（築島裕 1977: 383）。學界有時總括稱其為“無窮會本系大般若經音義”，而其共同的祖本之成書年代，大概可推定為平安時代末或鎌倉時代初期（築島裕 1977: 383）。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一帖，僅存卷上，且卷尾稍欠。然此本卷上卷尾所缺以及卷下部分可由年代稍後，寫於弘安九年的天理本補足。由此可見，此系統音義本為上下二卷本。

從無窮會本體裁與內容看，此音義屬卷音義。無窮會本內題“大般若經音義卷上”。本文自“第一帙”起，⁵卷尾終於“第四十五帙”之“瘡”條。其體例基本為：按照經本文卷數選錄辭目，以單字或複合詞為主，其右下部基本參照藤原公任《大般若經字抄》⁶用漢字同音字作注，但有時若無相對簡單的漢字，則

² 以下簡稱“無窮會本”。

³ 因此本識語明確記有書寫年月日“弘安九年十月廿九日”，如此標明年代的寫本，天理本是為最古。參考築島裕《大般若經音義の研究 本文篇・解說》。

⁴ 福田襄之介為岡井慎吾博士女婿。岡井慎吾有遺稿〈家藏本大般若經音義について〉一文，由福田襄之介整理刊載於岡山大學法文學部《學術紀要》第十一號，昭和 34 年（1959）1 月。

⁵ 《大般若經》共六百卷，各十卷為一帙，故本共六十帙。

⁶ 即上舉 22 種音義中之 8。

用假名音注（沼本克明 2005: 527）。而左下部則多伴有假名（有時也用漢字）加以簡單釋義。此本不僅是“無窮會本系大般若經音義”系統中最古寫本，且訛誤較少，雖有若干錯簡，⁷然仍屬精良寫本。我們從體裁和內容方面考察，可以考探此音義早期階段之態貌。而從漢字研究角度來看，此本最明顯的特色即為標出異體字，被認為具有“異體字字書”性質（鳩野惠介 2009），故亦為日本中世時期漢字研究的重要資料之一。本文即從異體字的的角度對此本展開研究。

2.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異體字研究

2.1.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異體字標示例舉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辭目雖有複音詞，但以單字居多。此本最大的特點就是多在字頭下標出異體字。而異體標註的形式，則是先摘出當時所傳《大般若經》經本文中需要加以“音義”的漢字，標音釋義，然後舉出所對應的諸異體，並多伴有撰者對字體的簡單評述。我們簡舉以下十例以觀其概貌：

- (1) 檐：湛ニナフ；⁸檐檐檐，⁹同上亦作。¹⁰檐，同上，先德非之。（第一帙，頁 8）¹¹
- (2) 𪗇：𪗇，同上亦作。𪗇𪗇，同上，先德非之。（第一帙，頁 20）又：𪗇：𪗇，同上亦作。𪗇、𪗇：先德非之。（第三三帙，頁 90）又頁 96 亦同。又：𪗇：𪗇，同上亦作。𪗇，同上，先德非之。（第三七帙，頁 116）他處尚有，不贅舉。由此可見，當時經文中，以上諸異體常見。
- (3) 瞬：瞬，同上亦作。瞬：同上或作。瞬：同上，先德非之。（第五帙，頁 26）又第六帙，頁 32 亦見。
- (4) 𪗇：𪗇、𪗇、𪗇、𪗇，同上，亦作。（第六帙，頁 34）又第三三帙，頁 92 亦見，然稍有異。

⁷ 可參考築島裕《大般若經音義の研究 本文篇・解説》。

⁸ 以上音注與義注，本用雙行小字。此後略去此部分，只出所標異體字。但若與研究內容有關，則仍會標出。

⁹ 以上三字用摹寫字形，因為原本字形旁有“無窮會”藏書印而不很清晰。築島裕著《大般若經音義の研究 本文編》（勉誠社，1977 年版。其影印底本為無窮會圖書館本・天理圖書館本・藥師寺本三種）之體例為：右為影印頁面，左頁則是配以影印的摹寫。

¹⁰ 本為雙行小字。此後不另出注。

¹¹ 此頁數根據築島裕著《大般若經音義の研究 本文編》（勉誠社，1977 年版）。

- (5) 猊：獠，同上俗作。（第十二帙，頁 60）又第十九帙，頁 70、第三一帙，頁 78、又第四十帙，頁 136 等處亦見。不贅舉。
- (6) 淡：痰，同上正作。胃中水病也。（第十六帙，頁 64）又第三二帙，頁 82 亦見。
- (7) 癡：忘、¹²𪗇，同上或作。𪗇，同上，先德非之。（第三一帙，頁 80）
- (8) 阻：沮，同上或本。俎，同上，先德非之。（第三五帙，頁 106）又：沮：阻，同上或本。俎，同上，先德非之。（同帙，頁 110）
- (9) 捫：枚，經文或捫，或枚，先德并用之。（第三五帙，頁 110）

2.2.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異體字標示術語

如上所舉，無窮會本在為字頭舉出諸異體之後，還多伴有撰者有關異體字的標示術語，共有以下七種類型：

1. “同上亦作”，這是出現最多的術語，根據鳩野惠介統計，¹³ 共有 499 組。
2. “同上，先德非之”，共有 120 組。
3. “同上或作”，或“同上或本”，共有 63 組。
4. “同上古作”，或“同上古文”，共有 25 組。
5. “同上正作”，共有 21 組。
6. “同上俗作”，共有 10 組。
7. “同上今作”，1 組。

以上所歸納，是從大體或者一般意義上著眼的。當然，此本撰者在舉出異體字後，並不會只用以上所列的某一種術語，有時也會幾種並用。如：

1. “同上亦作，先德非之”，共有 31 組。
2. “同上或作（或本），先德非之”，共有 10 組。

¹² 此本為音注字，之所以未略舉出，是因為此字實也是俗體。

¹³ 鳩野惠介〈無窮會図書館藏本《大般若經音義》における異体字表示の術語について〉一文有專門統計。本文統計數目皆參考其說，以下不再另注。

根據鳩野惠介統計，也共有七種。鳩野惠介〈無窮會圖書館藏本《大般若經音義》における異体字表示の術語について〉一文專門研究此本異體字的表述術語，頗為詳細，可以參考。

日本人自古代從接受漢字起，也同步開始了對漢字的整理和研究，有很多成果，特別是在異體字方面。日本江戶時代當為異體字研究的最盛時期，成果也最為豐碩，出現了許多異體字書，如《異字篇》、¹⁴《異體字辨》¹⁵等。特別是後者，撰者中根元珪首次明確提出了“異體字”這一概念，而且其編排體式在當時也頗為科學，使用也甚為方便，故《異體字辨》被認為是日本最早以科學方法編成的字書，也是研究日本中世和近世漢字使用的最好參考資料之一（杉本つとむ 1998: 202）。

值得注意的是：在《異體字辨》等著作出現之前，日本僧人為僧眾解讀某部佛經而撰述了數量不少的單經音義字書，如《金光明最勝王經音義》、¹⁶如《法華經音訓》、¹⁷如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等。這些皆堪稱是“專經異體字書”，它們的出現，對江戶時期異體字研究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異體字是一種特殊的文字現象，中國古人早有注意，並進行過多次整理研究，無論是秦代的“書同文”，還是漢代的《說文解字》、熹平石經，以及唐代的正字之學都涉及對異體字的研究與整理。而關於異體字的現象與表述，自古就多有諸說；至於異體字的定義，也是各家紛呈。儘管許多問題尚在爭論，難有結論，但無論如何，學界對異體字研究的重視，卻是有目共睹。而從不同的角度對古代字書中所收集的異體字進行分析研究，是近年來研究的重點。這些古代字書，自然也應該包括古代漢字文化圈，如朝鮮半島，如東瀛日本的材料。本文的研究資料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正是其中之一。

¹⁴ 作者雲石堂寂本，江戶元祿三年（1690）刊出。

¹⁵ 作者中根元珪，江戶元祿五年（1692）刊出。

¹⁶ 現存承曆三年（1079）抄本，原本被認為寫於平安末期。其中多標出《金光明最勝王經》中異體字。

¹⁷ 此音義作者為心空，撰於至德三年（1385）。此音義特色之一，即大量標出《法華經》中異體字。請參考梁曉虹。2012。〈法華經音訓〉與漢字異體字研究。收錄於程邦雄、尉遲治平主編：《圓融內外 綜貫梵唐：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頁 202-223。

2.3.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與異體字研究

如上所述，無窮會本作者為日本人，且此書屬於鎌倉末期之物，故自有其特色。其價值遠不止是為僧眾誦讀一部經（《大般若經》）而用的音義書，或者說是“異體字書”，實際是考察日本中世漢字流傳和發展的重要資料，從中我們不僅可以考察當時所傳《大般若經》的用字實貌，還可以考察日本中世學僧對漢字的理解與認識。我們從以下兩方面加以簡單論述：

1. 所舉諸“異體”，涵蓋面甚廣，記錄保存了大批漢字字形，為異體字研究提供了新資料。如：

蠱：忘、𧈧，同上或作。𧈧，同上，先德非之。

案：此即為前所舉(7)例。字頭“蠱”後的“忘”，本是注音字，我們之所以未略去而特意舉出，是因為此字也是俗體，即為“忘”之手寫體。可見當時“亡”皆類似為“王”。而所收錄的兩個異體，“或作”的“𧈧”和“先德非之”的“𧈧”，“𧈧”即“虻”，如《敦煌俗字典》所錄的“𧈧”（黃征 2009: 271）；也多寫作上下結構，如《敦煌俗字典》中有“𧈧”（黃征 2009: 271），日本奈良末華嚴學僧所撰《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中有“𧈧”。¹⁸至於“𧈧”，此本指出“先德非之”，可見前有人並不認同其作為“蠱”之異體。“𧈧”應是“𧈧”之手寫字。《康熙字典·虫部》收此字，并指出：“《正字通》俗蠱字。《圓覺經》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𧈧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字彙·虫部》：“眉庚切。音萌。蟲名，見釋藏。”所謂“釋藏”蓋指以上《圓覺經》。查檢《圓覺經》卷一有此句，但大正藏作“蚊虻”，可見已改為正字，而古寫本《圓覺經》當作此“𧈧”字。又《高麗藏大藏經》“蠱”字下收有“𧈧”“𧈧”“𧈧”諸形共有六個，可見在高麗藏本佛經中“𧈧”常用。無窮會本所舉此“𧈧”，說明日本中世寫經中也常見，並非僅見《圓覺經》。

又如上舉例(1)：**檐**：檐檐檐，同上。亦作檐，同上，先德非之。

字頭“檐”應為“檐”、“簷”字俗體。但一般聲旁“詹”多作“詹”、“詹”、“詹”等。¹⁹而此本字頭“檐”以及所舉異體“亦作”的“檐檐”和“先德非之”的“檐”，聲旁“詹”上部“尸”已訛，且下之“八”“言”寫成“比”

¹⁸ 《私記》音義“經卷三十五卷”有辭目“蚊蚋虻蠅”。

¹⁹ 以上字形參考台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絡版）。

“吉”。《可洪音義》中有“摺”、“摺”、“詹”等字形，與此本雖有相同之處，但多少又有異。而無窮會本所舉四字右半聲符皆同，說明當時“詹”字如此作，已為通行。至於“摺”字，筆者至今尚未發現其他字例。

無窮會本此類例甚夥，不贅舉。無論是多見、少見或罕見的字形，都應該是在日本曾經流傳使用過的。此本大多數字頭下，都有如此標出的異體，大部分可在敦煌文獻、碑刻資料以及傳承漢文典籍中發現相應的字形或梳理出變化的軌跡，當然也有的尚難以找到“理據”。而這些都將是今後異體字研究的新課題和新資料。

2. 所出字體術語，表達了日僧對漢字的認識

如前所述，關於異體字的定義，學界至今未能統一。其中爭論較多的就是：關於異體字與俗字的範疇。張湧泉在其《敦煌俗字研究導論》中談到俗字的範圍時說：“凡是區別於正字的異體字，都可以認為是俗字。”蔡忠霖認為此說是將俗字泛論化，並不妥貼。而他提出的觀念是：俗字為異體字的一種，即“凡一字因為各種因素而衍生出不同於正字的其他寫法，都可稱之為異體字。而俗字只是異體字構成因素之一，是異體字中一部分，雖然它也屬於一種異體字，但並不同於異體字。更明確地說，俗字是以‘便利’為取向，且通行於社會的一種異體字。和包羅甚廣，構成因素複雜的異體字，是不能劃上等號的。”（蔡忠霖 2002: 57）此說與日本學者、韓國學者之觀念相吻合。日本杉本つとむ編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期與第二期，²⁰ 皇皇 20 冊，內容甚為豐富，不僅將江戶至明治時期的國字、簡體字、俗字之研究成果，網羅殆盡，甚至還收取中國自古至今的《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龍龕手鏡》、《宋元以來俗字譜》等俗字研究名著共十一種。而韓國李奎甲匯集高麗大藏經諸字字體所成巨作，亦名之《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典》，²¹ 而他在最近的論文〈根據日本金剛寺本《玄應音義》的字形分析考察誤字與異體字的界限〉就指出：異體字是指那些作為已經約定俗成的，與正字一起使用的字形不同的字。²²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雖未明確提出“異體”，但從其所舉字例以及所標術語，可以看出其範疇頗寬，是將俗字等皆包含其內的。如：

²⁰ 第一期十二冊，第二期八冊，皆由日本雄山閣出版社（1975年，1995年）出版。

²¹ 高麗大藏經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ipitaka Koreana），2000年。

²² 第七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貴州：貴陽，2013年8月。

(10) 飯：𩚑餅，同上亦作。（第三十一帙，頁78）

案：“同上亦作”是此本最常見的異體字標示術語。以下我們考察字頭“飯（飯）”與二異體的關係。“𩚑”應是“飯”的俗體。“飯”與“餅”同為“飯”的異體字。《玉篇·食部》：“飯，同飯。”《集韻·阮韻》：“飯，食也，或從弁。”段玉裁《說文解字·食部》：“飯，食也。”段玉裁注：“……云食也者，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為飯。今人於本義讀上聲，於引申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禮記音義》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万反，謂所食也。食旁作反，符晚反，為食之也。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陸語殊誤。古祇有飯字，後乃分別作餅，俗又作𩚑。此正如汧水俗作汧也。唐人以前書多作餅字。後來多譌餅字。”敦煌遺書中，此三字亦通用。故《正名要錄》曰：“今餅通用此飯字。”又敦煌俗字中“飯”有作“𩚑餅”者，“卞”上之點，寫成如短撇，《大般若經音義》亦如此。而如此結果，蓋與漢字書寫工具等因素有關。漢字以毛筆書寫，因而書寫時筆鋒的走向可以決定字形的美觀與否。同時，書寫的徐疾有時也會影響筆形的變化和解讀。例如點下作橫（一）楷書中，點一般作左上往右下運動，以毛筆書寫，還得保持點的下墜姿態并且結尾飽滿圓潤。但因書寫時速度的加快，往往會不以保持點的下墜姿態并且結尾飽滿圓潤為主要目的，而在點的收尾時筆鋒向左下方移動，因為下一筆道為橫，起點在左下方而向右移動；這樣，由於筆鋒處於擡高而又下落的連續運動過程中，便會使“點”顯出有向左下方的小尾巴，筆形與“短撇”相似。因而在傳播過程中就會將“一”寫成類似“ㄣ”形。相當數量的俗體是因這樣的原因造成的。

(11) 鬧：𩚑內，同上亦作。（第三十四帙，頁100）

案：以上亦為“同上亦作”，但“𩚑內”二形卻是“鬧”俗字。《廣韻·效韻》：“𩚑，不靜。又猥也。擾也。鬧，上同。”而此本之“𩚑”則是在“𩚑”上再加短撇而成。至於“內”之形，《高麗藏大藏經》中亦見，作“丙”。也常寫作“丙”，黃征（2009: 287）解釋為：“市下著人，所謂‘市人為鬧’之訛。”日本寫本音義中“鬧”的這兩個俗體不少見。如《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經序》中有“𩚑”和“𩚑”二形，其下解釋語為“鬧內”；而另一奈良時代日僧所撰《新華嚴經音義·經序》（大治本）中作“𩚑”和“內”，以下解釋語作“𩚑鬧”。由此可見，“𩚑內”在當時應已是通用俗體。

(12) 獠：獠，同上俗作。（第三十一帙，頁 78）

案：以上注用“同上俗作”。“獠”的確是“獠”之俗字。“獠”本為獸名。《玉篇·犬部》“獠，獠狙，獸名。”，也作“獠”，《廣韻·曷韻》：“狙，獠狙，獸名，似狼而赤。出《山海經》。”後借用作“獵”，作動詞用，顏師古在《顏氏家訓·書證》中指出：“自有訛謬，過成鄙俗……‘獵’化為‘獠’‘寵’變為‘寵’……如此之類，不可不治。”然此本由“訛謬”之“獵”化而來的“獠”，卻曾經流行。《干祿字書》就指出：“獠獵，上通下正。”敦煌遺書中《正名要錄》收有“獵獠”，並注曰：“右正行者楷（楷），腳注稍訛。”《龍龕手鑑·犬部》有“獠”，又為“獠”的俗字。《字彙補·犬部》：“獠，與獠同。”

(13) 綻：綻，冠上覆也。先德云：今可作婉綻字。婉者，美文也。綻者，靡褥也。經本作綻綻，於義不相符，是借用字也。（第四十帙，頁 146）

案：“綻”乃“綻”之俗字。“綻”則為“綻”之俗字。“綻”是“綻”之俗字。《敦煌俗字典》中“綻”、“綻”、“綻”之俗字有作“綻”、“綻”、“綻”之形者，其中“綻”均俗作“綻”。可見，此應為當時通行之俗寫。《干祿字書》就指出：“綻綻，上通下正。”

又“綻”字前，還有字頭“綻”字，釋“綻”。“綻綻”一詞，譯經中常見，據徐時儀考證，當是外來詞，又寫作“苑綻”，指精織的花氈花毯之類，與錦綻、繡褥、舞綻、地衣等皆為坐褥、地褥類毛制物品（徐時儀 2006）。玄應和慧琳均對此詞有解釋。如《慧琳音義》卷十二釋《大寶積經》第十二卷“綻綻”條指出：“上於遠反，下以旃反，並假借字。若依字義與經甚乖，今並不取。經云綻綻者，乃珍妙華麗錦繡絨褥、氈（音池）氈、花毯、舞綻之類也。字書並無此正字，借用也。”既是外來詞，故詞形不定。無窮會本引用“先德”之言，可知“綻綻”還可作“綻綻”，並指出如各按本義求取詞義，則“於義不相符，是借用字也”。不僅如此，無窮會本還由先德之言引出此聯綿詞的字形俗體。

(14) 巢：巢，同上古作。窠操，同上。但巢者，鳥在木也。窠者，鳥在穴也。（第五帙，頁 28。第六帙，頁 32-33。第四一帙，頁 162。第四二帙，頁 166）

案：釋文中“窠”字，《說文》有辨。“攢”本為動詞，蓋為音同借用而為異體。此本多次指出“窠”為“巢”之“古作”。然我們遍查《說文》等，卻不見此“古作”，即一般意義上理解的“古文”。“巢”有異體字“窠”，《四聲篇海·爪部》云：“窠，仕交切，原在巢部，今改于爪部為正。”《字彙補·爪部》曰：“窠，與巢同。”實際上，《四聲篇海》等中之“窠”與此“窠”當是同一字形變體。《說文·巢部》：“窠，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徐鍇繫傳：“臼，巢形也；𠂔，三鳥也。”“窠”，隸變作“窠”、“窠”、“窠”以及此本之“窠”，都是楷書書寫中的譌化形成的諸體。

(15) 漁：𩺰，同上亦作。𩺰，同上正作。（第四十四帙，頁194）

案：以上一“亦作”之“𩺰”，一“正作”之“𩺰”，實際皆為異體字，且為訛俗字。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音釋經卷六十六“漁師”條曰：“上言居反。捕魚也。字又作𩺰 𩺰 𩺰 三形。”其中“漁”字，《說文·魚部》：“𩺰，捕魚也。从魚从水。𩺰，篆文𩺰从魚。”“漁”有異體“𩺰”與“𩺰”。《玉篇·魚部》：“𩺰，語居切，捕魚。𩺰，同上。漁亦同上。又作𩺰。”《正字通·魚部》：“𩺰，同漁。張衡〈西京賦〉：‘逞欲𩺰𩺰。’註：‘𩺰，捕魚也。’與𩺰同，從魚、從支會意。”按：捕魚之字，從魚從支，支、小擊，擊魚即𩺰魚，正捕魚之正字，今字以“漁”為正體，而“𩺰”與“𩺰”即為異體。“𩺰”與以上《私記》中“𩺰”相似，為“𩺰”訛寫。“支”與“攴”多混而不分。“支”又多作“攴”並上加點。《佛教難字大字典·水部》“漁”字下收有“𩺰”與此相類。“𩺰”即“𩺰”之訛寫。《周禮·天官·𩺰人》：“掌以時𩺰為梁。”《正字通·魚部》釋“𩺰”曰：“……，字从虎，諺稱善漁者，為魚虎也。”“𩺰”即“𩺰”也，雖有訛誤，但傳承有自。

(16) 𩺰：𩺰，同上亦作。𩺰，同上，先德非之。

案：此前所舉(2)例已出。在第一帙中，字頭為“𩺰”，“𩺰”與“𩺰”為異體，但後二形“先德非之”。在第三三帙“𩺰”為字頭，“𩺰”與“𩺰”為異體，但後二形“先德非之”。這一組字，此本多次舉出，這說明《大般若經》多次出現，並且字形不同。

“𤝵”即“𤝵”，這是“嗅”的本字。《說文·鼻部》：“𤝵，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而現在通行的“嗅”應是後起的異體字。《玉篇·鼻部》釋“𤝵”字：“喜宥切。以鼻就臭。亦作嗅。”《廣韻·去聲·宥韻》：“𤝵，以鼻取氣。亦作嗅。”《字彙·鼻部》則認為“嗅”是“𤝵”俗字。而“𤝵”即“𤝵”，應是“𤝵”俗體。《龍龕手鏡·鼻部》：“𤝵，俗。𤝵，正。許救反。以鼻取氣也。”《正字通·鼻部》：“𤝵，俗𤝵字。”至於“𤝵”，應是混合“嗅”與“𤝵”後產生的又一訛俗字。《龍龕手鏡·口部》有“𤝵”，與“嗅”同為“𤝵”俗。而《可洪音義》中收有“𤝵”，“正作𤝵嗅二形。”

以上一組字，有本字，後起異體字，還有俗字等。此本作者多次舉出，並指出“先輩非之”，但明顯“先輩”所“非”字先後有矛盾，有時連正字“𤝵”和通用字“嗅”亦“非”之。此本“先德”所指何人，難以考證。築島裕發現有“經文”與“先德”相對立之處，故認為“先德”並非經文譯者玄奘法師，或為此經的註釋者，而其註釋的內容有很多是列出異體字。²³

3. 簡短結論

1. 無窮會本中異體字內容非常豐富，限於篇幅我們只是舉了很少的實例。實際上，如果能將其全部摘出歸類，梳理分析，可以了解平安末、鎌倉初日本《大般若經》用字的某些特點。當然，這些特點不只限於《大般若經》，也可擴及當時的寫本佛經，甚至進一步到寫本文獻。

2. 關於異體字的定義，學界至今難以統一。從無窮會本，我們可以了解到撰者實際也並無明確規定，其做法，只是盡可能舉出異體，而且用“同上亦作”、“或作”、“俗作”等來表示字體，有時還用“先德非之”來表示前賢有爭議之異體。這些很具體的材料，值得我們在異體字研究中參考使用。

3. 異體字是近年來漢字研究的重要課題。隨著探討的深入，異體字的整理與分類愈加受到重視。而我們在做這項研究時，將異體字研究的資料擴及海外，特別是那些在日本中世本就具有異體字字書性質的“佛經音義”是很重要的。本文對無窮會本的研究，只是嘗試之一。

²³ 參考築島裕〈大般若經音義諸本小考〉。

鳴謝

本文為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C）“日本古写本单經音義における異体字研究——‘大般若經音義’三種を中心として”（2016年度；課題號：15K02580）以及2016年度南山大學バツへ研究獎勵金 I-A-2 成果之一。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有些文字問題曾請教於上海師範大學陳五雲教授，於此誠表謝意。

參考文獻

- 蔡忠霖。2002。《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台北：台灣文津出版社。
- 川瀨一馬。1986。《古辭書の研究》（增訂再版）。東京：雄松堂。
- 岡井慎吾。1935。《日本漢字學史》（再版）。東京：明治書院。
- 黃征。2009。《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鳩野恵介。2009。無窮会図書館蔵本《大般若經音義》における異体字表示の術語について。《国語文字史の研究》第11卷，頁153-169。大阪：和泉書院。
- 李奎甲。2000。《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典》。首爾：高麗大藏經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ipitaka Koreana）。
- 梁曉虹。2012。〈法華經音訓〉與漢字異體字研究。收錄於程邦雄、尉遲治平主編：《圓融内外 綜貫梵唐：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頁202-223。
- 杉本つとむ。1998。《日本文字史の研究》。東京：八坂書房。
- 水谷真成。1994。《中國語史研究：中國語學とインド學との接點》。東京：三省堂。
- 台灣教育部。2004。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 徐時儀。2006。“錦筵”、“舞筵”、“統縵”考。《文學遺產》第3期，頁139-140。
- 沼本克明。2005。無窮会本大般若經音義の音注について。收錄於築島裕博士傘壽記念會編：《國語學論集：築島裕博士傘壽記念》。東京：汲古書院，頁527。
- 築島裕。1960。大般若經音義諸本小考。《東京大學教養學部人文科學科紀要》第21期，頁1-57。
- 築島裕。1977。《大般若經音義の研究 本文篇・解説》。東京：勉誠社。
- 築島裕。1977。無窮会本系大般若經音義附載の篇立音義について。收錄於松村明教授還曆記念會編：《松村明教授還曆記念・国語学と国語史》。東京：明治書院，頁383-404。

A Study of the Sounds and Glosses to the *Da banruoboluo jin* 大般若經音義 Housed in Mukyūkai Library in Tokyo and the Variant Characters Used Therein

Xiaohong Liang

Nanzan University

Abstract

Soon after the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Da banruoboluomiduo jing*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by Tang Buddhist monk Xuanzang 玄奘, the sutra quickly found its way east to Japan where it was disseminated widely. Apart from this sutra, there is in Japan quite a rich stock of different ms. of the the Sounds and Glosses to the *Da banruoboluo jin* 大般若經音義; i.e., 22 different ones, and 18 of them were compiled by Japanese Buddhist monks. These ms. possess high val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al *Da banruo jing* tex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these fields.

The Sounds and Glosses to the *Da banruoboluo jin* 大般若經音義 (*juan shang* 卷上) housed in Mukyūkai 無窮會 Library in Tokyo is a ms. compiled during the Kamakura period (1185-1333). The most salient feature of this ms. is that it shows in its heading variant forms of characters containing an attribute “dictionary of variant character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transmitt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in Japan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variant Chinese characters.

Keywords

Da banruo jing, the Sounds and Glosses to the *Da banruoboluo jing*, Mukyūkai ms., variant characters